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補編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ISBN 7-200-06020-8

I. 四… II. 四… III. 叢書—中國—古代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5)第 029768 號

責任編輯:楊良志

四庫禁毀書叢刊補編

《四庫禁毀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編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

郵政編碼: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總發行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開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張: 四〇〇八·七五印張

二〇〇五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套

書號: ISBN 7-200-06020-8 / K·655

定價: 人民幣伍萬肆仟圓

ISBN 7-200-06020-8



9 797200 060200

補編第六七冊目次

松圓偈庵集二卷

〔明〕程嘉燧撰
清康熙刻本

..... 一

耦耕堂集詩三卷文二卷

〔明〕程嘉燧撰
清順治十二年刻本

..... 八七

王湘客集十一卷

〔明〕王若之撰
明末刻本

..... 一六九

太乙山房文集十五卷附孝威論一卷陳孝逸論一卷

〔明〕陳際泰撰 附 〔明〕陳士鳳 陳士驥撰
明崇禎六年刻本

..... 三二一

松圓偈庵集二卷

〔明〕程嘉燧撰

清康熙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松圓偈庵集卷上目錄

序

婁翁望洋先生壽序

閔翁少峯八十序

李翰林遺稿序

李長蘅檀園近詩序

題子柔襍懷詩卷後

劉母康氏碩人六十壽序

張母八十壽序

唐叔達咏物詩序

松圓偈庵集卷上目錄

李母沈夫人壽序

壽金子奠先生七十序

浪淘集序

松寥詩引

溪堂題畫詩引

李宋倡和詩序

恭賀瀋王殿下千秋節七十壽序

送上黨郡侯楊太公入覲序

送分守冀南道大叅新蔡閣公入賀序

送上黨牛生赴遼陽軍序

送大夫閻公榮任觀察滇南序

壽郡太守楊侯燕喜序

管分巡冀南大叅唐公送行序

從兄懷泉翁偕吳碩人七十雙壽序

奉送巡飭冀南大叅魏公入賀登極萬

壽聖節序

賀整飭冀南兵憲大叅魏公燕喜序

汪石蓮侍御奏議序

族氏世畧序

瀋王殿下千秋節七十壽序

松圓偈庵集卷上目錄

送郡侯鶴慶楊公入覲序

題汪僑孫五臺紀遊

亞中大夫節鎮冀南叅知閻公壽序

中順大夫潞安郡侯鶴慶楊公壽序

奉送郡侯中憲大夫張公入覲序

記

餘杭至臨安山水記

臨安至昌化

自昌化至屢溪

發淳安記密山諸巖

遊齊雲觀天門虎崖記

至捨身崖記

遊宮西觀三姑五老峯記

冷泉亭畫記

新築皇華館記

重脩四貞祠記

重登百谷山觀泉讌遊記

重建巡視廠庫科道題名記

時氏引約堂記

松圓渴庵集卷上

新安 程嘉燧孟隱 序

序

婁翁望洋先生壽序

萬曆戊戌孟春子柔之尊人壽七十先是先生之女若壻將獻綦履為壽先生辭焉故凡我親朋皆莫克登堂奉觴以為關於綢繆之文嘉燧獲侍先生之日久矣見其家人父子之間深有以自得者則世俗一日讌賀之樂宜其視為煩且勞也先生少業科舉踰壯不售聚徒授經以

松圓渴庵集卷上

一

三

儒行訓迪其子有田一廬有宅一區足以自老温然樂易君子也子柔經明行脩將益光大先生之業州郡賢士大夫莫不延領願交思得之以矜式其子弟是邑者咸禮於其廬思一望見先生蓋子柔敦好古義施於文辭能不忘於世之汲汲者而猶寘力於已故雖數困有司然宜有司愧之子柔弗少愧也中恒泊如時時念先生春秋高無以為二親光榮則為忤然動容而先生實未嘗不樂也家雖食貧然而甘毳之味裘帛之奉賓客遊從之歡於先生之志無

少闕焉而先生方安步兼食手易漑埽而日便
基奕斯亦可以自得也已夫士亦貴於自得而
已藉令子柔雖早貴顯於時而名譽之不光先
生樂不樂也先生既不爲樂子柔雖富貴其心
不能樂也其或顯榮矣聞譽光矣而先生神明
少衰筋力既騫子柔樂不樂也夫富貴有時雖
庸人亦往往取之乃若父子之間相忘於道腴
以樂性命而頤天年茲蓋有幸不幸焉由今思
之則先生與子柔不已快然自得也哉古之人
道邇於中而褻之以藝雖榮祿不以加也至若

松園偶庵集卷上

二

三

几杖被服之珍觴酌膳羞之文世俗微一朝之
榮者於先生顧爲煩且勞已予寔兒事子柔嘗
遊其家觀慈孝之隆既不獲申頌禱之辭故竊
爲之序以致其欣慕之意焉

閔翁少峰八十序

歲己亥閔翁年八十其夏五月某始拜翁於南
京之江東門外策騎出城數里間問所在居人
咸知翁名翁於先君爲中表兄弟翁中歲家京
師而先君賈於吳當嘉靖甲子嘗一往見翁而
翁亦一至海上乙酉之冬也先君與翁同臥起

者累日予時留陽羨恨不獲識翁未幾先君棄
背不獲聞問者又十五年然翁一見喜見於色
雍雍如家人語及先君忽泫然出涕爲歷歷道
先世事因出示先公鶴峰詩數百篇又能誦其
叔父之遺文其音琅然其容巖然甚矣翁之似
吾先君也蓋先君少翁八歲幼育於外氏夙稟
諸舅之訓故其爲人咸介介自持伉直潔清不
苟訾笑而翁獨善飲酒兼遊閒之戲至若麴合
於仁義而奮決於窮窮雖一言之故介然不俟
終日無纖毫濡忍之意未嘗不出於一也以是

松園偶庵集卷上

三

四

翁賢先君以爲有烈丈夫之風誠心相知至於
流涕非獨以少共艱苦相親暱而已數日予將
東還意戀戀不忍離翁慨然舉酒笑樂指旁諸
孫謂余曰某也賢能養我我肌膚腴澤不渝少
平飲噉不少棄且相去不千里可以數相見無
戚戚者是日盡設家藏古陶器列精饌食予予
以是又喜翁之壯而其壽考尚未艾也自今以
往翁踰大耋以躋百年某願歲時過從揀進几
杖而諮其詞說焉夫追叙平昔綢繆文詞以樂
燕饗者古親親之義也是以爲序

李翰林遺稿序

李茂才既沒十餘年茂初長蘅出其詩屬余叙次之余爲之歎息掩卷歛歎累日欲有所云而未果又三四年君之子宜之哀諸遺稿總若干篇刻之以行復調余爲序嗟乎茂材八九歲時天材絢發已若不可追躡年十四其試文已傾動當世之名公鉅人越境踵門來求識百二十八成進士擢館職其材名猶焯焯在人耳目宜其單詞片語皆爲人所貴重而況所爲詩歌夫豈待序而傳況如余者學荒而志驟雖與君最

松園得庵集卷上

四

三十一

故唯其平管遊處死生離合之迹與君志節之未盡彰顯於人者宜見於余文而又有不得盡著者此余之怔營欲言壹鬱而不能出諸懷者也余猶記君幼時讀書一過輒成誦日獵子史百氏落筆爲時文皆千餘言而又常出之以鏤心擢賢方未成童其視塲屋可以掉鞅而去故君之知名最先而其快快不得志亦最蚤今所傳詩大抵得於斯時爲多餘學詩後於君未爲人所知獨君兄弟一見而愛之入城每同臥起

譚論吟諷輒竟夕君自弱冠又浮沉諸生中數

年余時棄去時文意將工於詩而君顧惜惜退然若無意於其閒蓋所爲五言占近體諸詩皆清閒妙麗已能根蒂於古之作者君於是時將一奮於甲科然後究其材力之所極以其發揮貫穿於事業者涵蓄以溢爲奇怪而意有所待也君爲人敏默脩潔於內行尤飾與人渾渾不動聲氣而其中多有所不屑使其仕宦通遂必將力自淬濯不苟同於時者惜乎既第而君遂早世矣一時所傳制義於其少作之富尚不能盡至於其詩知者益少若夫志意之淵潔可爲痛惜者君兄弟而外殆余一人而已此余欲爲之叙而歛歎不能爲懷者也君之沒其遺孤纔四歲余遊梁宋歸見之出涕慷慨悲吟管人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之詩非徒悼君意自傷也今君之子所爲詩文已巖發若不可禦時值余而是正焉余嘗爲之惘然發愧嗟乎余友爲不亾矣戊申冬日書

松園得庵集卷上

五

三十四

李長蘅檀園近詩序

余與長蘅皆好以詩畫自娛長蘅虛已泛愛才力敏給徃徃不自貴重余皆力篤志類於矜慎

而中不能無意於名頃長蘅屢贖而譽益恬貌益腴若能翫然遺世以遊故不自知其所得日以臻妙嘗造雲棲留連湖上其繪畫爲好事所藏去動皆盈箱累篋余偶見於他所如觀古名畫心若不能得之至於詩歌率然而成尤不能盡見如夜遊臯亭能居詩已刻石山中始一傳諷雖同時老成皆以爲不逮也答人云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余嘗歎息斯言曩歲閩中宋穀比玉見余詩於客坐遂相求於數千里外歷數年而始相識其難如是因每與長蘅兄弟及

松圓傳歷集卷上

六

三

正叔輩相對竊歎以爲吾儕雖不逮古人亦非有諷切美刺宜傳於時顧其緣情擬物曠時日而役心神亦以多矣及今略不相示使生同時居同里所爲同聲同好之人邈若異域徒令後人有不同時之歎不其惜歟余又觀古人流傳之文多收拾於零落散佚之餘而其爲標序皆數言而定蓋物之美者不掩而論以久而自合物理固然達人之意方以愛詩愛畫爲一病其傳與不傳皆無足論也余自楚歸舟行無聊追記生平舊詩八百篇絕不以示人雖長蘅丐錄

一通余猶縮朒不肯出然當酒酣淋漓新知在前則又不覺手舞口諷纏纏中夜不能已蓋其事惟可與知者道可一笑也甲寅孟夏將遊廣陵宿長蘅家因夜論詩約爲黃山之遊且令余序其近詩是歲中秋比玉由白下來同觀月金焦信宿江寺鼓琴嘯樹或過夜分偶憶長蘅臨分之言姑不暇序其詩而聊序余兩人之意如此

題子柔雜懷詩卷後

松圓傳歷集卷一

七

三

余昨在廣陵客有傅子柔暨陽雜興詩數篇其詩云豈謂平生意纔消一領衫道心長自照世味總無饒又云世已無如假余猶頗識真最憐惟穉子難使學時人又云青袍寧再誤綠酒尚無情時固已慨然與世違矣近又爲雜懷詩三十篇詩皆五言體其中多指切時事識深而慮遠蓋其心若惻然有所不得已而形於詠歎猶且虞其多忤緘秘而不出也余謂自古感遇諷刺之作多矣至以律詩含諷論劄切忠厚則未有若子柔諸詩也子柔爲人和順詳雅而至於持論是非獨侃侃無少徇平生恬於榮利惡

永非食而好求當世之務晚既迷於寂矣其憂
天憫人之意老而逾至余貧賤廢學尤不樂聞
時事獨時聆子柔之論相與扼腕意未嘗不同
故子柔於近詩不多示人顧私謂余當志之嗟
乎夫子柔之詩豈獨其言之工而余亦豈徒歎
服子柔之詩者耶使當世之君子有若古之采
風者能聽其言則此詩猶庶幾簞中流之壺也
哉丙辰孟夏塾中樓書

劉母康氏碩人六十壽序

乙巳孟夏劉長卿鼎孫之母夫人年六十於時

松園傳履卷之二

人

三

邑之搢紳與夫文學之士與長卿遊者咸相戒
致詞往舉觴爲壽而少尹陳君輩尤舊而暱來
徵文於余余於文詞非敢爲役以少好聞先生
長者之論略觀四方古今風俗之殊又嘗識長
卿而樂聞其所以爲親壽者輒不自揆僭爲諸
君叙之嘉邑介江海之會其俗喜於析箸散逐
田宅之便利故雖世家舊族亦鮮有聚廬舍同
閭井繁育生齒如鄣越山谷之閒者獨劉氏居
邑之東南遠歷數百年皆聚族於斯本支之衆
不啻數千指世有詩書之澤又多藏三代尊彝

金石圖繪之玩以好古悅禮聞猶庶幾唐宋衣
冠之遺風焉固非獨時俗鄉里之所無而已也
今者太夫人之壽凡爲長卿之從祖諸父而上
若干人疏屬昆弟又若干人諸孫以下若干人
咸飾冠具衣旅進於堂庭觴太夫人以及長卿
長卿又卜日置酒烹羊炮羔設屏几帷帳之觀
羅鍾鼓陳優伶之樂以燕樂其族人如是者彌
旬日而不厭焉可謂盛哉余觀時俗衰薄至於
同服之親或歲時蜡社不相往來今以劉氏同
姓之盛而長卿曩然書生非有聲勢以要結之

松園傳履卷之二

九

三

何以能長幼誼誼相先如此哉以是知大人
母子之閒所以惇睦其族人者厚矣嘗觀載籍
往往稱人子能爲其親多致賓客爲賢夫一時
車馬僕御之盛夸耀於耳目宜不足爲士重要
以士之脩行砥名設取予然諾於平日者非苟
而已也余少猶及侍長卿之大父博士公頽然
鉅儒長者也弱冠卽識長卿於徐汝廉所長卿
又與龔仲和李長蘅諸君善葢一時賢雋之士
長卿見輒傾慕以是知長卿之取友樂善不倦
而太夫人之所以教之者遠也今長卿年尚少

克其志意必將有聞於四方太夫人之春秋益高將有傾四遠而來賀如載籍之所稱者而今日之事猶未足爲長卿道也雖然劉氏之族爲一邑之盛而太夫人之壽又爲劉氏之盛則凡邑之風俗與夫族之禮讓皆於此有攷焉予欲爲諸君致詞於長卿也身能已於述乎

張母八十壽序

余曩時嘗識張君文卿於余友唐君之坐文卿爲人恂恂內文而外慤飲酒温克余友唐君性簡曠不妄交俗人而其子弟以孝謹世其家文

松園傳履集卷上

十一

三

卿兄弟皆能與之厚善唐君又時時稱兩家往還有無相卹之義非世俗所能及以是知非獨文卿賢也其尊人與其大母所以教於家施於人者遠矣今年太夫人壽八十適唐君出遊湖山之閒故其子弟與凡欲進賀太夫人者來屬余爲之致辭余惟今之爲文稱賀往徃鋪張富貴福澤之事以夸其所以爲樂余獨以爲樂亦難言之矣待物而給者物至則役之緣境而取者境徙則佚之吾所謂樂淫淫然發於性情暢於四肢不言而喻者也亦寓之耳目之近而由

之居室之內終身不厭者也今夫雕墻以爲居駟車以爲乘筦簞以爲適曼睪侍側清聲充耳者彼豈不足於樂哉然而接其人或卹然若有所求行其庭悄然若有所憂嚮萬物之美而不能曠彼蓋有所役而移之者矣故凡俗之所趨者非道之所貴也欲之所營者非樂之所存也昔子路傷其貧無以爲養而夫子以爲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養夫士雖甚不遇不艱於菽水然可以養親而盡年則固樂之而不厭也況乎張翁之家有負郭之宅有郭外之田筍茹足以餽鄰里酒漿足以逮賓客不適異邑無遠遊以遠親不行高門無徇色以諛俗以是慈老而育幼以是安和而益壽方融融然不知寒暑之變與日月之逝也雖其諸孫皆彬彬有文將嚮用仕進以致通顯茲罔世俗之所艷而非至樂之所存也豈足以爲太夫人賀哉余固不嫻於辭而姑以是應唐氏之諸子且曰姑識之俟余友歸而質其可否何如也

唐叔達詠物詩序

壬子冬叔達戲爲雁字詩二十餘篇一時皆嘆

松園傳履集卷上

十二

三

以爲絕倫未幾又成和韻落花三十篇凡經數
押而語益豪叔達爲人志大而論高平居意思
豁然獨好古人奇節偉行與夫古今謀臣策士
之畧當其討論成敗興亡之故神氣揚揚若身
在其間至於詞人綺靡之作讀未終篇輒掩卷
棄去蓋其意不欲以詩人自名者也頃歲嘗寓
書武昌聞余好讀荀卿之書遂相謂曰吾與君
皆老矣無所用於世不若味莊周列禦寇之微
言以養生以全其天年及歸見君容髮郁然時
閉門止酒東城南陌足跡罕至蓋質質然一野

松園傳履集卷一

三

三

人矣雖相對竟日而偃仰靜嘿蕭然萬物無以
攖其慮至於偶然遊戲之作一何其健而富率
而工也詩皆放筆而成語不加點故風神跌宕
思致騰涌勢不可禦乃其體物多變用事無迹
窈眇浩汗雖苦吟腐毫之士終其世有不逮此
詎非雄俊奇崛之氣老無所用而偶溢爲詠奇
譬之金玉之伏藏蛟龍之深潛而山海光怪靈
氣時一洩露有不可測者歟君自少所爲詩文
皆氣骨高妙似其爲人然無意傳於時獨前後
詠物七言近體詩幾於俳諧滑稽之作爲好事

所傳寫刻成總一百有四篇斯亦可謂盛矣余
姑叙其大略俾後之覽者知其無意爲文非特
詞人之雄也萬曆歲癸丑月日

李母沈夫人壽序

是歲春二月緇仲之母夫人年六十邑之賢士
大夫與其親戚宗黨咸思徵文爲賀以余幼與
其尊府相知爲深竊嘗序其遺文而亦屬筆於
余自顧頽然憂傷流落之餘意思昏耗無復可
効於文字然而俛仰身世僅五六十餘年間獲見
李氏之賢母身享壽考令聞令望爲鄉閭光寵

松園傳履集卷一

三

三

盛事且三世矣方孩提時猶及比部公之母我
程太宜人壽七十首膺封誥之錫其子方過
家上壽偕冢婦登服以朝於時賀客充閭冠蓋
煌煌髣髴猶若見之蓋李氏由新安來甫百年
而門弟子孫之盛幾甲於吳中或者以爲吳越
川岳靈秀之氣宣洩而未盡自給諫父子相繼
登朝吉士以文學居館閣之選雖年位俱未
究而其後秀彥輩出風雅迭振長蘅遂以文章
翰墨妙天下緇仲屈首諸生中而文日益奇當
其筆墨馳騁變化百出諸父嘗自謂不如於是

李氏之文始大行於世大江以南靡然景附雲
合無不知其家之世有賢母也余嘗客燕趙及
往來鄣越閒值其賢豪往往問與長蘅縉紳識
否至訊其風采狀貌恨無由一識面其爲四方
人士所傾慕如此余每歸見縉紳規其學輒益
進伺其中若益虛羣居咳口談讞時穆焉深思
雖當微言皆有會於心蓋其爲人志高而慮下
氣邁而色和故少而不爲猖狂之習長而不萌
狎侮之意此其得於賢母之涵育者深也邇歲
里居常抑抑不自得蓋念母氏之勞苦顧久不

松圓得庵集卷一

四

三六九

得一第以爲親榮以是恒不釋然余謂士之用
舍遇合雖聖賢無如之何惟夙夜孜孜以學文
修行爲可無泰縉紳科舉場屋之文攻於弱齡
出其緒餘已足以夸街有司屈伏儕偶況於其
詩文之奇崛雄快進而未已灼然可以追古人
而俟來者以是克家濟美以彰賢母之教庶幾
無憾而必以區區策名誇耀世俗震駭聾瞶此
庸夫愚婦之所爲艷慕而謂足以動賢母之意
哉管歐陽子四歲而孤母氏矢節畫荻以教之
至今稱之不衰以沈夫人之賢豈後於歐毋哉

雖國風共姜許穆之流殆無以過焉吾欲頌夫
人之德以爲其美不勝書故特詳其子之賢而
有文以見夫人之能教育以有成其有功於李
氏者最鉅也瀕海風土澆薄消歇不常高閭巨
室類不一再傳即里中廿年閒有崛起登第遠
以赫奕未幾而聲影消滅子然靡遺獨李氏貴
盛累百餘年而其世業益昌熾豈直其鄉山川
靈秀清淑鬱積而未艾蓋其奕世之王姑太姬
皆有樛木鳴鳩之仁以締構造基而夫人婦姑
娣姒之賢相繼纘承之如思齊之媚周姜太姬
之嗣仲任宜其克開厥後俾益昌大施於世世
福澤有餘而令聞無窮也詩曰釐爾士女從以
孫子夫人之謂矣 今上元年茂初長蘅之母
陳大夫人七十余滯上黨思一拜堂下而不可
得今雖潦倒衰困猶獲援筆屬詞追叙疇昔以
從諸公觴祝之後豈非幸歟又嘗聞崑山沈氏
之先三世貴顯皆有賢聞夫人之祖妣亦以節
孝聞於 朝旌表其閭論者以爲有世德云
壽金子魚先生七十序 代董宗伯

松圓得庵集卷一

五

三七

趾相錯也故嘗識其賢士大夫若金先生子魚尤所謂卓然有道者也余初邂逅君於南宮君年尚少長身玉立儀觀甚偉卽之溫然時余與太倉王太史方同舉京兆王雅兄事君尤服君才氣奇崛峻邁爲不可及迨余先後上第而君久落落無所遇意且抑鬱有憾憤不平之思君顧退然安於止足閉門掃迹養親樂志閒居讀書悟歌種花飲酒時與鄰翁野老商晴雨逐雲月爲務如是者幾三十年日惟養志於恬遊神於淡噐然重其內而遺其外落其華而滋其實

松園傳燈集卷上

十六

三六

故能薄利欲之酣參味道德之膏腴解仁義之駢拇祛智巧之障閼冥是非之町畦油油然寓於無競放於無咥將於物委蛇而同其波自世之王公縉紳以至販夫牧豎凡薰君之德飲君之醇與聞君之風者皆亡不思愛君而莫能名君之所以賢迹其爲人幾類於列禦寇之居鄭圃庚桑楚之處畏壘彼史傳所稱雖陳寔王烈之徒皆非其儔也聞君中歲亦善病老而益康壯艱於嗣今令子少俊已俱能文章年躋七十而肌膚豐碩顏如渥丹步履輕矯飲噉豪快談

論齋壘日夕不倦若洪範之所陳五福詩人之所詠百祿君皆有焉蓋非獨天之所厚而君之勇退知足挫銳息機早服重積庶幾於深根固祇長生久視之道其度越於世俗之所爲賢豪者不啻遠矣余性疎誕少踐仕途誤落塵網者卅餘年雖晚叨 國恩冒升大僚然而蹈危機觸驚瀾幾陷不測者屢矣顧今頽然衰耄之餘始獲乞遺骸以思從事於延年養生之術以是自愧其晚而咨嗟太息益信君之超然玄覽脫屣榮仕以坐進此道爲不可幾及也余方欲乘

松園傳燈集卷上

十七

明

春秋佳日扁舟訪君從容一叩君之所得適新安商山吳生光達等謂余文爲先生壽往歲登白嶽遊商山愛其山水清淑因遍識吳氏之長老今吳生自述其父祖與先生世講之舊固要余一言諠不可以辭遂叙次余之所以慕君者以侑介壽之觴

浪淘集序

余弱冠好唐人詩學之三十年輒緣手散去友人或勸之存其本余弗遑也然酒閒值所知口吟手揮卽纏纏不能休唐子叔達高閒士也一

日從旁笑謂余曰吾憂若詩牢銅子藏識奈何
余爲矍然子柔又嘗欲採余律詩俊句爲作佳
書傳示同好余自愧謝勿以爲主子三月武昌
回與瞿起田同舟江行苦風浪半月而至九江
簸蕩掀坼之中搖神滌穢時時以酒澆之半酣
起田輒濡筆伸紙請吟余詩隨手書之余頽然
之餘聊爲爾爾風不止起田亦不倦至南京則
余詩幾盡凡七伯餘篇錄成而歸李長蘅汪無
際各傳寫之錢受之與好事尤亟稱之多有其
本余固不得藏已在上黨無事因合書爲一集

松園倚庵集卷上

十八

三四十一

增定計千餘篇題曰浪淘者以余宿習舊質已
在憶忘之間似沉沙然偶爲驚濤激浪淘汰而
出之者耳非僭引管賢赤壁詞語也戊午書於
上黨倚庵

松寥詩引

李太白有望松寥山詩山在太江中焦山湛公
以名其閣云余已亥夏尋洞庭澗公不遇留閣
中與湛公譚詩品茶至通久不寐臨行握手謂
余江山九月最佳子能一來是後凡兩到山而
皆不相遇壬寅十月大風夜爾詩於壁云寺外

風江斷去津峰頭木脫月相親僧齋歸處窻如
燭始覺寒風是主人又十餘年歲甲寅余復過
江時潤公演法華於金山而湛公亦來招余中
秋同宋比玉放舟至松寥因值等慈等公少爲
諸生時客閩喜琴善詩素善比玉視余一見如
平符皆風契也爾廿日至重陽始別方期結夏
山中爲書圓覺經明春湛公逝矣丁巳臥病虞
山則等公在焉與余時有警策語戊午別之西
行偶一登焦山是日風陰蕭蕭堂宇閒寂低回
西廊階除間啞啞如聞老湛吟諷聲心爲悽然

松園倚庵集卷上

十九

三四十二

舊年刻詩二卷取凡自丙午者曰雪浪自甲寅
者曰松寥志余晚遇禪老飯心空寂其所存詩
皆唾棄結習之餘耳頃錢太史書云等公亦化
去拂水草深一丈矣不覺投書失聲因追述此
引於卷端辛酉清明日倚庵書

溪堂題畫詩引

邇年不好作詩卽有索和亦多不能應壬寅二
月歸新安故人方伯雨與諸子若煙村溪上首
作詩招余靈雨浹旬久未能赴時吳中劉价伯
留余山閣偶次東坡岐亭詩韻作詩以遺孫履

和余遂同作得詩二篇是後過伯雨溪堂俱信宿价伯築其山川女明之美遂留共卒業余亦悠然忘歸不知妻子之在遠也堂去溪首餘步溪流至王村灣環如缺豁然山夷而野舒數十里間峰巒百疊推經漁舍疎數出沒屏列於前余留此踰六閱月凡花木禽鳥之生成無不觀晨夕涼燠之氣候無不更風月晦明之變態無不窮時與升高丘躡磐石攜壺以探遠洲舉擢以游清流咏歸一室之內高友千世之上帆影拂於門戶湍聲振於枕簟此皆騷人詩客所極力而未能髣髴者跡余平生之所遊處殆未嘗有也與价伯亦可謂幸矣余既不能有所詠述然酒酣興發往往吮筆畫爲泉石竹木雖零雜瑣細而友人好事爭自取去因屬以詩者亦數數焉暇日序而錄之以志故人能賞我於筆墨之外故能使余自忘其拙且畫雖散去而異時略觀其詩亦見山川秀發之氣積於胸中者不可沒也

李宋倡和詩序

去年秋余至南都訪比玉李翁沮脩一見歡於

松圓得庵集卷上

三

三

平生因邀余遊龍泉山余時不能從九日遂作詩見懷及讀其山居諸詩令人翛然有拔俗之想今年秋沮脩將合刻其前後和韻往復五七言雜體若干篇名曰李宋倡和詩而屬余爲序方余在上黨客有叙程宋倡和集板行於南都數年矣比玉少以才名豪於閩中其胸次恢疎廓落飲酒終夕不醉常與酣耳熱落筆如風雨至數千言不能休嘗在客坐見余詩輒相求於數千里外比薄遊吳越及徇南雍十餘年其名章秀句醉瀟殘墨流散人間往往徧於僧窻邸壁雖時爲高人鉅公所賞歎而一再試皆擯於主司淪落不偶故其詩洗洋淋漓多山巔水涯蕭散娛嬉之詞以余寒拙而顛顛寒餓閒爲膠次之音大氏發於羈旅草野其爲窮人倡和之詩宜也今李翁家世鼎貴子姓皆已後先成進士身膺簪紱之貴而家有封邑之奉所謂王公大人志得意滿者乃能字櫛句比尋聲赴節以與寒士角至於層次疊發連篇累牘此又何也沮脩嘗師事至人以希長生久視之道方遺斥萬物以養神思與造物者遊而比玉頃年益恬

松圓得庵集卷上

三

三